



藝術總監林昭亮和駐場作曲家迪恩介紹他的作品《亨廷頓悼詞》。

由香港民間非牟利團體「飛躍演奏香港」主辦的香港國際室內樂音樂節，今年辦到第八屆（1月19日至25日），規模更大，除免費外展及教育活動，講座、工作坊、音樂會合共多達三十多項，配套活動期更提前到1月7日，今年更首次設立「駐節作曲家」，邀來澳洲得獎作曲家迪恩（Brett Dean, 1961-）擔任，並首次與香港小交響樂團和香港創樂團在節期內演出迪恩的作品。

室樂作品大多是較為小眾的音樂，特別是在以追求官能刺激為時尚的現代大都市，今年室樂節更結合不少人視為「不易明白」的駐場作曲家的「現代音樂」，不難見出，有關人士認為室樂節經過七年耕耘，亦已是拓展觀眾視野，偏向虎山行的攻堅之時。當然，作為活動核心的六場售票音樂會，筆者雖因種種原因，錯過前五場演出，但聽了堪稱凝聚了整個音樂節能量的閉幕音樂會（1月25日）所獲得的滿足感，卻是年來少有的一次音樂體驗。 文：周凡夫 圖：主辦方提供

《輓歌》奏出大自然生命力

當晚音樂會由室樂節音樂總監林昭亮，與駐場作曲家迪恩攜手出場，為大家介紹用作開場曲，迪恩寫於2001年的《亨廷頓悼詞》（Huntington Eulogy），由旅居香港，留學英倫的台灣鋼琴家張郁苓，與美國當今炙手可熱的新一代大提琴手卡內拉琪斯（N. Canellakis）演奏，三個樂章各有明確標題。全長約十七八分鐘，不僅改變大家對現代音樂晦澀難明的「偏見」，更改變了悼詞、輓歌必然傷感的想法，這亦可說是兩位演奏家能充分掌握三個樂章的內容，而且有很好的配合的結果。

樂曲標題「亨廷頓」（Huntington），是澳洲新南威爾士的著名酒莊，也是迪恩自1997年開始一年一度參與的亨廷頓音樂節所在地。樂曲首樂章「晚上的天空」（Nightsky），鋼琴家手持鼓頭擊擊鋼琴琴體的琴弦發聲開始，然後大提琴奏出輕柔，帶有特殊音色的樂音加入，兩件樂器繪畫出來的便是一幅帶點神秘色彩的美麗夜色圖畫。第二樂章《群》（Swarming），指的是仲夏日出時飛過的一群蜜蜂，與前一樂章形成鮮明對比，是帶有戲劇性色彩的音樂。末段兩件樂器有如「當動曲」般的快速追逐奔走，更是充滿動感，展現出一幅生趣盎然的大自然畫圖。

出人意表的是最後樂章《輓歌》（給傑生）（Elegy, for Jason），這個樂章由鋼琴以輕柔的慢板開始，主導着音樂發展，隨後大提琴奏出漸強的樂音，轉為主導，在鋼琴節奏性的伴隨下，奏出歌唱性，且富飽滿情感的旋律性樂音，並逐漸變得激動，推上帶有激情的高潮，然後進入輕柔帶有安撫性的末段結束，並無一般輓歌的傷感情緒。原來該段為傑生寫的輓歌所紀



卡內拉琪斯（大提琴）與張郁苓（鋼琴）演出《亨廷頓悼詞》後謝幕。

念的傑生（1980—2001），是亨廷頓一位年輕的酒庄師傅助理，廿一歲便逝世，生前健康雖欠佳，仍熱愛大自然，保持正面積極和有勇氣的心境，這正是以前兩個大自然音樂帶來出終章單純、富正面感情的安撫性輓歌的背後故事，亦大大增添了欣賞這首作品的趣味。

激情飛舞推向曲終

緊接在這首與別不同的《輓歌》之後的，是舒曼室內樂之年（1842年）所寫多首重奏作品中的名作，編號作品47的《降E大調鋼琴四重奏》。在這四個樂章長近半小時的作品中，鋼琴與三個提琴（小、中、大）組成的四重奏，以小提琴與中提琴展開第一樂章《從容的快板》，是活潑愉快，帶點張力感的音樂，最後強力的煞停，進入簡短的次樂章《諧謔曲》，節奏短促、輕巧、活潑中帶有動感，與前一樂章構成對比。

但更大的氣氛與色彩對比卻是第三樂章《如歌的行板》與《終曲：活潑》，在這兩個各長約七、八分鐘的樂章中，發揮了

四位演奏家的卓越技藝；第三樂章以小提琴如歌般的旋律開始，動人的音色，在大提琴與鋼琴加入後持續着，輕巧的弱奏與活潑的樂音，都發揮着迷人光彩，由此帶入強力節奏開始的終章，在三把提琴充滿熱情和動力的樂音下展開，音樂的感染力不斷增強，帶入賦格曲後，便以強弱起伏的主題旋律，快慢相間的節奏，激情飛舞般直向曲終推進，為上半場的結束寫下一個興高采烈的句號。

台上台下樂音中相交融

不過，最精彩的演出仍是半場休息後，法國作曲家蕭頌（Chausson, 1855—1899）一首頗為冷門的室樂作品，這是一首以鋼琴和小提琴為重心，以弦樂四重奏「伴奏」的樂曲（D大調作品21）。事實上，這部演奏時間長近四十分鐘的作品，演出時博羅美奧四重奏（Borromeo Quartet）的四位弦樂手後面是一台大鋼琴，在五位坐奏的樂手中間，則是站着演奏的小提琴家林昭亮，此一演出形態已明顯突出獨奏的小提琴家；即就音樂設計而論，中心焦點亦集中於鋼琴和獨奏小提琴。

第一樂章「堅決的」，開始便由鋼琴奏出「堅決的」三個音和弦動機，此一動機幾乎貫穿了四個樂章，有如一循環主題一樣。在全曲篇幅最長的第一樂章中，緊接鋼琴弦樂四重奏加入，將三個音動機發展，與鋼琴多番呼應後，獨奏小提琴才以相同的主题加入，並在鋼琴伴隨下將主题展開，且帶上激烈的高潮，且主導着進入平靜的氣氛下結束，才進入第二樂章《西里舞曲》。

在此一相對較簡短的樂章中（約五分鐘），八六拍子的晃動節奏，鋼琴與弦樂四重奏輕巧地結合出豐富的色彩變化，但仍以後半部獨奏小提琴奏出精細層次的音

色變化最有吸引力。

最後兩個樂章更凸顯出獨奏小提琴的主導性地位。三音動機在這兩個樂章中的作用更為明顯，第三樂章開始輕而緩慢，直到獨奏小提琴的三音動機結合着弦樂四重奏有如陽光般將音樂帶上強力高潮，營造出張力感很強的樂段，不安的感覺才消散；「非常活潑」的終章。三個音的動機在這個樂章中迴旋穿插，獨奏小提琴與鋼琴富有動力感的二重奏部分已奏得極為動人，在弦樂四重奏加入後，六件樂器更見出水乳交融，在末段更恍如「無窮動」般的音樂，人人忘我地投入，奔跑飛馳地奏出強力奔放的樂音，發出無比激情的火花，大家才驚覺台上的演奏者與台下的觀眾，都已在淋漓盡致的樂音中交融在一起，為室樂節的閉幕寫下完滿的句號！

不易再現的精彩演出

在這首樂曲中，博羅美奧四位弦樂手，在舞台上展示了他們採用手提電腦（及iPad）下載樂譜演奏的「招牌形式」，更展示出與林昭亮、鋼琴家塞西爾·莉卡（Cecile Licad）的高度默契合作，將四個不同效果的樂章，奏出既有變化，又有統一的樂音，那種高度融合性，較上半場的四重奏更高。

然而，很無奈的是，這場近年難得一聽的卓越室樂音樂會，沙田大會堂演奏廳的聽眾估計只有一半左右，這是因為年近歲晚，還是因為香港大會堂音樂廳翻新停用的影響；或許，票房高低仍會是評定一項活動成敗的一個指標，但室樂節是一項藝術性活動，就藝術水平而言，這場閉幕音樂會除了證明這項活動的水平攀上一個很高的高峰，而且絕對是一個為香港樂迷帶來不易再現的記憶長留的室樂演出！



克里絲汀·李、陳則言、卡內拉琪斯與張吳辰演出舒曼《降E大調鋼琴四重奏》。

室樂節攻堅 閉幕攀高峰

週末好去處

金庸館下月開幕

金庸小說伴隨幾代華人成長，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香港文化博物館籌劃的香港首個「金庸館」將於下月1日向公眾開放。據文化博物館透露，作為佔地2,000平方呎的常設展廳，「金庸館」的展覽將透過逾100組展品，包括早期流通的小說版本、珍貴的手稿、文獻及照片等介紹查良鏞博士（金庸）的早期事業、武俠小說創作歷程及其小說對香港流行文化的影響。

為配合「金庸館」開幕，博物館將於下月1日至27日在一樓展覽廳舉行由本地漫畫家李志清策劃的「繪畫·金庸」專題展覽，展出金庸小說插圖原稿及不同畫家筆下的金庸武俠世界。而將於5日下午3時至4時30分在文化博物館一樓劇院舉行的「金庸其人與故事交流會」，則邀請陶傑和李純恩分享他們與金庸的相交點滴，亦會剖析他筆下的武俠世界與藝術創作，有興趣出席的人士可致電21808260報名，名額300個，先到先得。

「竹都好滋味」展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在荃新天地二期舉行「竹都好滋味」展覽，介紹與竹相關的菜式和食具，以及故宮博物院及香港各博物館的相關藏品，帶出看似尋常的竹，其展現的中國文化卻與日常生活如此接近。

展覽分兩部分，其中之一展示在皇家御膳中，「竹」扮演的角色，同時展示在民間食桌上，竹亦同樣蹤影處處。從冷盤到主菜，從醬料到酒水，可見中國社會不同階層自古食「竹」的智慧，以及博大精深的中國飲食文化。現場更會播放動畫短片，以及提供印有「竹」賀語的圖案遊戲，公眾可以從中進一步體會「竹」的滋味。此外，康文署與荃新天地於3月4日會合辦「竹好文化」教育工作坊，以動畫、遊戲等互動形式，讓參與者從「竹」開始，探索從傳統皇宮到現今生活的中國文化。

日期：即日起至3月5日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10時
地點：荃新天地二期高層地下中庭
免費入場
查詢：2614 3887



「樂活博覽」

第6屆「樂活博覽」暨第3屆「亞洲素食展」將於2月23至25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5F及5G展覽廳舉行。本次展會有近200個本地及外國參展商展示逾4,000種天然、有機、綠色產品及素食食品；來自台灣的休閒農場、觀光工廠、文創旅店、伴手禮專賣店；更設首屆「樂活美容健康論壇」由業界專家分享關於在美容及健康產業的天然和有機趨勢，以及探討有關行業最熱門的題目。「素食廚房」環節請來意大利、日本、香港等多位星級廚師，即場示範創意素食料理及健康煮食心得，更有多位專業營養師、醫生及專家分享綠色健康生活及飲食新概念。

展會將於2月25日（星期六）開放給公眾人士參觀，每位入場費港幣10元。3歲以下小童及65歲或以上持有長者咭之長者可免費入場。



詩化的時間與舞境：黎德威的《So Low》

聽說黎德威獨舞《So Low》的宣傳海報差點被禁止出現在地鐵的廣告燈箱，原因是一根木柱貼着舞者前額，將他推向天花頂端的畫面容易引起公眾恐慌，經過製作人幾個月的爭取才成功現身！荒謬城市的核心恐慌不源於藝術，而是決策者的保守與無知，偏偏這個作品的主题如鏡子般折射了香港的生存狀況，空間與時間被擠壓下的人究竟何去何從？！可以想像，在金鐘月台連等14班列車都無法擠上的人，刹那看到這張海報時應該感同身受，或許，這才是它當初被禁的因由！

1月22日在葵青劇院黑盒劇場喜見黎德威的舞境躍進，身體質感充滿細節，動作內斂自藏，他編演的獨舞《So Low》只有非常簡約的舞台，台中一根大木條、右邊四張錄像屏幕，剩下就是舞動的肢體，回歸基本，沒有花巧，起伏又連綿，不說故事卻又佈滿故事，關於時間的轉動、日常的慣性、個人的疑惑和追求、生活與創作的壓力。木條的象徵意義飽滿，舞者跟它共舞便能締造不同形態的命題——開場時，舞者在木條投於地面的陰影間走步或急速滾動，以身體快慢的律動帶出時間的節奏，直接打開主题的基調；當錄像發塵埃的粉末，懸掛的木條突然倒下壓在舞者身上，現場引起一陣驚呼，生活的壓

迫、時間的重擔，及其隱喻青春與成長的突如其來，以最簡潔的形象引動觀眾注視的思頭上再抱在懷裡，走順時針或逆時針的方向，前進、倒退或步步為營，體認在日常的運作中，生活與創作充滿跌宕的思慮；然後舞者放下木條，跟着錄像的公路、天橋、隧道和支架緩跑，城市迷亂的影像配合舞者迷失的步伐，這是一種尋找方向的探索；接着舞者跟自己的影像對拆動作，四個白色的屏幕再現四重分裂的自我，每一個分裂都是一個印記，每一個印記就是每趟成長的記認！這些段落不以情節串連，而是以「音樂」作為結構鋪排，從Zibigniew Preisner的《十誡》、巴哈（Bach）的舞曲、Tim Hecker和邵彥棚的電音，到一些電子聲效、聲音碎片、甚至靜默無聲，當中旋律、音調、節拍，以及音樂的類別、調性和風格，聚合不同狀況的情緒，想像空間與時間密度，有時候輕柔婉轉，有時候刺耳躁動，有時候撕裂又激烈，沉寂時候卻暗藏悸動，藉以裝載舞作主题的內容。可以說，編舞的構思建築於訊息表達、選擇音樂、糅合動作和場景調動之中，過程有推演、停頓、延伸和變向等幾種不同編演方式，聽覺的層次豐潤，視覺的畫面強烈，從知性的思考入

題，卻落入感性的觸動，因而浸漫「詩意的」（poetic）哲思！

看黎德威的演出，讓我終於見到一個真正能跟音樂靈敏反應的獨舞者，也許也是「探戈」（tango）表演者的關係，他的音樂觸感非常強烈，更重要的是《So Low》的樂曲不是伴隨動作而來或背景陪襯，而是跟肢體互相對話、互顯個性，節奏由內而發，停頓或律動都擊在聲韻變動或啟動的音節上，手腳和軀幹甚至帶着旋律走，分不清彼此的界線和主從，並將情緒植入音樂的內層，牽帶觀眾捲進直觀的感應，所以動人！黎德威曾說，他選用巴哈的樂曲是為了向香港別具藝術風格和個性的編舞家黎海寧致敬，曾經是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舞者的他，跳過鍾情於巴哈音樂的黎海寧幾個重要作品，從而獲得許多藝術滋養，於是選擇巴哈這段洋溢細膩的樂章，表達對前輩編舞家一起共事的回望與凝思——舞蹈背後充滿溫度的故事，通過音樂傳情達意！除了音樂的形構，李智偉的燈光設計簡直神乎其技，既有情緒也有情節，令人目不暇給、情不自已，成為《So Low》另一個亮點。例如結尾一段，木條靜止地給吊在空中，卻利用



黎德威《So Low》 攝影：張志偉

燈光的fade-in- fade-out 照現木條黑色的影子，從不同方位打出恍如時鐘指針運行也流逝的狀態，非常空靈的美感，一種接近純粹的雋永；到了舞段結束，舞者和燈光師更巧妙地利用了黑盒劇場內左右兩邊的「出路指示燈」，當全景漆黑一片，發出綠光的指示燈便凸顯了鬼魅的氛圍，舞者迴環着呼吸聲左右奔走，一個「尋找出路」的符號具體得活靈活現，刹那帶來驚訝卻奇詭的觀舞體驗！是的，黎德威的《So Low》就是Solo的意思，脫胎自他在2013年的短篇作品《一霎》，同時也寄寓個體在時間與生活洪流中的卑微，但藝術的凝練卻So High！

文：洛楓